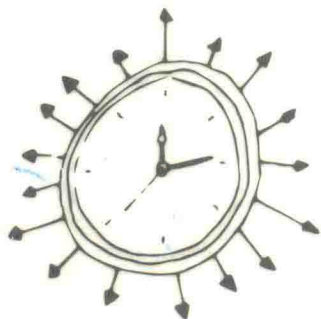


70后实力派·杨遥作品系列

流年

杨遥 著



耐心、细致，看起来憨厚，却又眼观六路，体贴着每个人可能的委屈。这差不多也是杨遥和杨遥作品最显著的特点。

——黄德海

传媒集团
艺出版社
ART PUBLISHING HOUSE



70后实力派·杨遥作品系列

流年

杨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年 / 杨遥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78-5369-9

I. ①流… II. ①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1772号

书名: 流年

著者: 杨遥

策划: 续小强 王朝军

责任编辑: 王朝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字数: 143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369-9

定价: 48.00元

自序—在乡村和城市的时光缝隙中奔走

杨 遥

《流年》和《村逝》是我近几年中短篇小说的两部选集，《流年》关于城市，《村逝》立足乡村，两部小说集没有多大关联，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假如你拿到《流年》，又恰对它感兴趣的话，不妨再找来《村逝》看看，反之亦然。

当编完这两本书时，我惊讶地发现，《流年》集中首篇《流年》是写年轻公务员从县城到城市的历程，尾篇《遍地太阳》却是中年下岗职工从城市到农村的步履，而《村逝》集中的《村逝》则是表达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一步步消失。这与我的生活奇怪地合拍。年轻的时候，羡慕城市里的

生活，好多年都在努力进城；中年的时候终于到了城市，却时不时怀念乡村，每逢节假日急急忙忙订车票，返回老家探望父亲、兄弟，以及一大帮还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亲人和朋友，但乡村已经不是我生活过的乡村。

这么多年，身体和文字一直奔走在乡村与城市的时光缝隙之间。

大学毕业后那几年，我在滹沱河畔的村子里当老师。2002还是2003年，一冬天没有下雪，立春之后却下了一大场。雪从头条下午纷纷扬扬下起，晚上也没有停，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发觉外面白茫茫的，比平时亮。推着自行车出了门，雪有半腿深，巷子里没有人影，也没有任何人和动物活动过的痕迹，只有白。我有些自怨自艾，想这么早谁会骑着自行车出门？忽然听到一对新婚农民夫妇的声音，妇人满足后发出锐利的叫声，在寂静的早晨格外响亮。它像寺庙里的暮鼓一样，我眼前许多的门关上了；然而也像晨钟一样，同时推开一扇窗户。我知道自己选择的路和别人不一样。

2008年到2011年，我在离家乡不到100公里的市里借调，为了好好表现，早日调过去，每个星期五赶最后一趟大巴回家。有几个星期五连续有事情，每次忙完急匆匆赶往汽

车站时，最后一班车已经走了。这时妻子经常打电话过来，问我坐上车没有，我回答没车了，电话那头4岁的女儿就哇地哭了。每个星期一早上，5点多起床，要赶最早的大巴去市里上班。孩子从前一天晚上就紧紧搂住我的胳膊。到了早上，我轻轻拨开她暖呼呼的手臂，往汽车站赶。冬日的早晨，寒风呼啸，人们都还在梦乡中，路上只能见到清洁工在昏黄的路灯下扫马路。新年之前，妻子骗女儿我要早一天回来，女儿一整天等着，晚上我还没有回去，她又哭了。很晚我才回了家，女儿带着泪睡着了，手心里握着幼儿园给她发的一颗糖和几瓣橘子。第二年，有一位朋友也借调到市里，他有一辆车，拉上我两人结伴走。我们车轮一样旋转，每周至少熬一个通宵加班，却调不过去，周围一些因为有关系的人一个一个调了进来，两人都特别有情绪。有个星期一早上从家里出来之后，两人在路上边走边骂，车走了好久都没有到市里，看路标，原来光顾生气，到了高速路出口居然没有注意，超过去了。我们两人商量着，干脆别去上班了，直接开上车到省城去，找另一位朋友。但结果却是到了下一个高速路出口返回上班的路。这多像小说呀！然而里面的现实是生活，想象才是小说。后来我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写了许多篇小说，《流年》和《萨达姆被抓住了吗》就是其中两篇。

2011年9月，我终于调到了省城，家安顿住之后，路上跑得少了，每逢节假日回老家，基本选择坐绿皮火车。172公里的路程，需要坐4个多小时，途经每一个村落的小站都要停。在这列车上，车厢里一般人都很多，许多人经常连坐票也买不到，多见的是沿线村落里的农民、带着尼龙袋子进货的小商贩、行李放在油漆桶中的打工小伙子、眉毛做得又粗又直的乡下姑娘、穿着校服戴着眼镜的学生、拿着装病历袋子的老人……这些人大多讲着各自的方言俚语，生活经历也各自不同，坐在他们中间，我仿佛回到了从前。

2013年中秋节回老家后，回城时为了避免拥挤，我买好了提前一天走的火车票。没想到那天那么多人赶车。我在候车室遇到了一位儿时的伙伴，他拖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打算去我所在的城市赶庙会。这位朋友性子火爆，从小爱打架，还坐过几年牢。从牢里出来之后，就开始做套圈圈的生意。我不知道他硕大的行李箱里装的是毛绒玩具，还是石膏雕塑，或者是些烟酒之类的玩意儿。和他同行的是他老婆。我们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我知道他没有买上坐票。快要检票的时候，又来了位我们村坐火车的人，这位朋友马上让他老婆回去，说来的这个人可以帮他把行李箱弄上火车。我们两个待的这段时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要我帮忙的

话，我还一直以为他老婆要和他一起走。我告诉他上了火车可以和我一起挤挤，我们一家三口买了三张票。朋友说，你坐你的去吧，我和你现在说不到一起。

在城市里，出行我一般步走或坐公交。坐公交有时免不了跑几步赶车，但是每当看到身体臃肿的中年男女奔跑着，追赶即将离站的公交车，心里就有些淡淡的悲伤，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一次读关于梁漱溟的文章，里面写到这么一段故事。伍庸伯走了20多里路赶火车，快到车站时火车已到站，本来跑步能够赶上，可是伍庸伯继续保持原来不疾不徐的速度，等他到了车站，火车开走了，他又步行20多里路返回去。读到这里，我顿时觉得公交车是可以不追赶的，但自己却没有那份定力，遇到车要走时，还是追赶。

最为遗憾的是，这么些年一直没有大块儿的创作时间，本职工作和写作无关，甚至还干扰得很厉害。也遇到过几位领导告诫我不要写小说了，好好干本职工作。写起小说来，偷偷摸摸，急急忙忙，既怕被周围的人发现，也唯恐被什么事情打断。这么些年，写的大多是短篇，即使这样，也是经常有了好的想法却没有时间实施，或者写了一半，状态正好时，却不得不去忙活什么事情。常常想起卡夫卡《猎人格拉胡斯》中的一段话：“我一直在运动着。每当我使出最大的

劲来，眼看快爬到顶点，天国的大门已向我闪闪发光时，我又在我那破旧的船上苏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旧在世上某一条荒凉的河流上。”但是生活中有无数我这样的人，每天忙得死去活来，就像赫拉巴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谈道：“在波尔迪钢铁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理解别人，才能理解自己。跟我在一起干活儿的还有其他人，他们的命运比我更加艰难，然而他们却一声不吭。”无数次比较卡夫卡和乔伊斯，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但都站到了文学的巅峰之上。我没有能力，也不是那种能使自己与世俗生活完全割裂开的性格，便唯有勤奋些。记得借调的时候经常加班写材料，有时半夜两点钟才睡，早上五点半闹钟响起来的时候困得要命，心里告诫自己，什么也没有还想偷懒，便赶紧爬起来，用凉水抹把脸，开始写小说。有段时间大概太累，早上起来枕头上经常有鼻血。每个周末回了家，也是伏在电脑上写东西，很少陪家里人。有一天女儿说：“爸爸，我希望你回来后家里就停电。”我问为什么，女儿回答：“那样你就不写东西了，能陪我玩。”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用生命写作，却特别理解那些为了写作抛弃一切的人，哪怕他们早早离开人世，但只要留下足够好的作品，已经足够了。对于一个人，他们真正活过。

幸运的是，这么多年一步步走过来，理解支持我写作的老师和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像光一样，摸不着，但无处不在。我在坚持写短篇小说的同时，写的中篇小说也多起来，不知不觉发表了130多篇。其中大多数作品创作时信心满满，写完之后得意扬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怀疑、惶恐起来，便想赶紧再写下一篇证明自己。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老师和朋友们给予了我非常多的肯定，使我这块称不上璞玉的顽石从一堆石头里显示出来，变得越来越有了些亮光。

其中一位我非常信赖的朋友，他的眼光十分好，在好多公众场合给过我无私的褒奖。私下里聊天，谈到我小说存在的问题时，他觉得我的小说经常不朝一个方向努力，把力量削弱了，希望我能尝试去写些一竿子扎到底的小说。我对他的意见非常重视，常常想怎样写出这样一篇小说。2015年5月底，我读到了A·雅莫林斯基的《契诃夫评传》，他里面有段话这样评论契诃夫：“最有特色的小说缺乏纯粹的叙事方面的兴趣，有的小说没头没尾，有的小说有一种静止的性质，故事进行得慢，跟舞步一样。那些小说不但不朝一个固定的结局活动，往往溜出正轨，或者故事还没到高潮就逐步退下来。不过它们还是能够用惊人的方法抓紧读者的想象

力。正因为不要捏造，不布疑阵，不要聪明，原本松弛的地方并不故意拉紧，原本粗糙的地方也不故意削平，故事的进行适可而止的缘故，那些小说具有使读者身临其境的力量。”我大为兴奋，我的那些“缺点”契诃夫都有，他所达到的那种自然，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而那时我差不多已经认为契诃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大师。文章还有一段话也颇适合我：“出身卑微，从小经人教诲，尊敬权势，服从权力，感觉自己渺小，怎样把奴隶的血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怎样把奴隶的血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正努力在做。

生活还在继续，写作也在继续，引用契诃夫获得“普希金文学奖”之后给朋友的信里的一段话作为这段文字的结尾：“我的文学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始，不过是个学徒罢了，或者连学徒也不如，得从头做起、从头学习才行。要是今后花40年的工夫看书用功，那么学成之后或许会朝读者发出一个炮弹去，弄得天空也震动。”

是为序。

2017年9月14日

目 录

流 年 / 1

萨达姆被抓住了吗 / 69

过马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 99

单人床 / 119

水到底有多深 / 137

野三坡 / 151

开馆日 / 163

遍地太阳 / 185

阳光能够照到的明亮地方

——杨遥和他的《流年》 黄德海 / 241

杨遥作品发表目录 / 247

流 年

1

你知道王菲吗？

就是那个与窦唯、谢霆锋、李亚鹏三个男人都有故事，声音清亮、出尘的王菲。

凌云飞知道王菲是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里。王菲饰演的杂食店店员阿菲一心向往着加州明媚的阳光。她爱上了梁朝伟饰演的失恋警察663，经过努力使663在她这里找到新的感情归宿，两人相约晚上在加州见面，当阿菲坐上大飞机真的飞往加利福尼亚时，663却去了“加州”酒吧

等她。

那时，凌云飞在北方一座城市借调。总是布满雾霾像灌了铅似的灰色天空，面孔呆滞身着蓝色、黑色衣服的灰色人群，水泥堆起来的灰色市政大楼，磨得没有光泽的灰色台阶上布满了黄色和绿色的痰痕，充满他的视野。他觉得生命一片黯淡。

D县到云城几十公里的距离，在凌云飞看来，几乎是世上最长的距离，几年了，他还是个借调人员。加利福尼亚那么远的地方，小店员阿菲怎么敢去，还真的去了呢？凌云飞羡慕阿菲对生活的这种勇气，他经常把碟片定格在叫阿菲的王菲身上，想象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是怎样的灿烂，然后喜欢上了王菲。

他开始收藏关于王菲的碟片。云城的每家CD店成了他的好去处。每次当他站在几个留着披肩直发、声音清脆的年轻学生中间翻捡CD时，透过塑料壳子，看见衬在盒子里面王菲明艳的照片，总有种意外的欣喜。他把能找到的王菲演唱会和专辑的CD都买下。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每当听起王菲的歌，他就能想起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心情暂时明朗一下。

临近旧历的年底，照例是单位进人的时候。凌云飞的单位也进了人，与上年、上上年一样，不是他。

每年这个时候单位去下边考核工作，这年也不例外。凌云飞随着带队的李副局长一行去了K县。晚饭后当地对口单位的领导带他们去唱歌。黑色的小轿车驶出县城，在黑夜中穿过一架铁路地下桥，正好有列火车驶过，咔嚓咔嚓的声音像放大的钟表指针的跳动。穿过桥，远方有了灯火，被更大的黑暗包围着。

进了KTV包厢，凌云飞忽然发现当地陪同人员中多了位瘦瘦的姑娘，嘴巴涂得鲜红。吃饭的时候，她并没有出现。当地领导介绍说：“小倩，大学生村官，借到县里帮忙的。”姑娘冲他们一笑，露出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她说：“我叫小倩，欢迎领导们来视察指导工作。”说完之后，她鞠了个躬，露出一截雪白的脖颈。坐座位时，县里的领导让凌云飞他们往中间坐。凌云飞在领导们推让时，借口上卫生间。出来后，发现大家已经坐好。李局长坐正中间，县里的领导坐旁边，两边簇拥着其他人，小倩坐在门口位置上。凌云飞不动声色坐在了她旁边。小倩欠欠屁股，把他往里让。凌云飞坐在门口倒数第二个位置上。

姑娘瘦小、扁平，像发育不良的高中生，鼻子上有几

颗雀斑若隐若现，一笑就凸显出来。她大概不知道自己这个小毛病，自顾自不停地笑。LED 光纤灯关了，闪灯照在人们脸上忽明忽暗，姑娘好像有些紧张，缩了缩身子。灯光闪到她脸上的时候，凌云飞首先看到的就是她鲜红的嘴唇。

先是凌云飞单位李局唱，唱完科长唱，副科长唱……轮到凌云飞时，他说：“不会唱，一唱歌嗓子就发痒。”对方继续让，凌云飞坚持说不会唱。几番过后，地方领导拿起话筒。他们唱的是《纤夫的爱》《敖包相会》《小白杨》……凌云飞吃饭时喝了几杯酒，听得昏昏欲睡。忽然，听见有个声音说：“小倩来一首。”“我唱首王菲的《红豆》。”是那个瘦瘦弱弱的村官。凌云飞缩缩身子，努力把自已陷到两张沙发中间的那道缝隙中。他想谁愿意表演让谁表演吧。

“还没好好地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一种空灵出尘的声音忽然在包间里飘荡起来，包厢里浑浊的酒味顿时好像减少了，有了些雪花清冽的味道。凌云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探起身子，看见瘦姑娘面朝屏幕，正闭着眼睛，深情地唱。当她唱到第一节中的“有时候，有时候”时，凌云飞有些担心，害怕下一句“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中的

“一切”她唱不好。没想到姑娘唱到这儿时，声音稳稳地降了下去，飘渺但非常清晰。那一刹那，凌云飞感觉自己的半辈子完全袒露在姑娘面前了，他吃惊地坐起来，挺直腰，定定地望着姑娘。她唱得很投入，唱得几乎和王菲一模一样，尤其是唱到“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这几句时，凌云飞感觉加州明媚、温暖的阳光大片照了过来。

一曲唱完之后，掌声象征性地响了几下，不如刚才那几位唱过时热烈。凌云飞不知哪股劲儿来了，他大声喊：“好！再来一首。”

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说过话，尤其在领导面前。但那天，凌云飞管不住自己了。他喊完之后，隐隐约约有些后悔，但同时有了一种痛快的感觉。他望望姑娘，感觉她站在那里好像对自己笑了一下，他又脱口而出：“再来一首！”旁边竟有人附和，他心里暗喜。姑娘就又开始唱。

凌云飞抓起酒瓶去敬酒。

那一晚，凌云飞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每次姑娘唱完，他就拿起酒瓶跑去敬领导们酒，好腾出话筒来让姑娘继续唱歌。姑娘大概唱了五六首，清一色王菲的歌。凌云飞感觉神奇极了，在这么个破地方，这么平常的女孩，居